

陸

精校古今醫案按

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古今醫案按卷第六

吳江李齡壽草垞重較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磻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貽賢

不寐

汪石山治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其母抱之於懷數婢護之於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寐醫者以為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效汪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

附許學士治四明董生卧則魂飛揚身雖在床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魔通宵不寐眾皆以為心病醫之無效許曰以脉言之肝經受邪遊魂為變非心也以肝有邪魂不得歸於肝是以卧則飛揚若離體也肝主怒

必小怒則劇用真珠母為君。龍齒佐之。因有龍齒安魂虎睛定魄之說。  
震按此二條俱憑兼見之證。辨為肝膽之病。若汪案之脉細弱而緩。何  
以不認作陽氣兩虛。許案不載脈象。亦難核辨。然肝膽之不寐易治。而  
心之不寐難瘥。蓋心藏神。腎藏精。與志寐雖由心。必賴腎之上交。精以  
合神。陰能包陽。水火既濟。自然熟寐。內經謂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  
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又云。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  
銳。背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此是不寐要旨。非肝膽病之不寐  
也。如人並無外邪侵擾。亦無心事牽掛。而常徹夜不寐者。其神與精必  
兩傷。大病將至。殊非永年之兆。雖投補心補腎之藥。取效甚難。即內經  
秫米半夏湯。亦有效有不效。或初效繼不效。而病者輒轉床褥。必求其  
寐。愈不肯寐。更生煩惱。去寐益遠。慈山先生老老恒言。云寐有操縱二  
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着。乃不紛馳。  
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遊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此

誠慧心妙悟可補軒岐所不逮。

怔忡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首附等藥未決脉之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陰之火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一人因事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診其脉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惡血留滯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故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化痰散結佐以鐵粉硃砂丸愈。吳芝山治一婦氣盛血少火旺痰多因事忤意得怔忡之患心惕惕然而

驚時發時止清晨至晚如此無度每服鎮心金石之藥愈不安吳診其脉左弦而大知血少火旺右浮滑不勻氣盛痰多也遂以溫胆湯入海粉蘇子數服而安次以安神丸常服全愈。

高果哉治錢塞菴相國。怔忡不寐。診得心脉獨虛。肝脉獨旺。因述上年驛路還鄉。冠盜充斥。風聲鶴唳。日夜驚懼。而致高用生地麥冬棗仁元參各五錢。人參三錢。龍眼肉十五枚。服數劑。又用夏枯草。羚羊角。遠志。茯神。甘草。人參。大效。仍以天王補心丹常服全愈。

震按怔忡本非重病。而居官者多患之。因勞心太過。或兼驚憂所致。治法不外養血安神。補元鎮怯。然亦難效。莫若拋棄一切。淡然漠然。病自肯去。老子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使爾思慮營營。豈惟郤病。并可長生。

### 癇

丹溪治一婦人。有孕六閱月。發癇。手足揚擲。面紫黑。合眼流涎。昏憒。每甦。

醫與鎮靈丹五十貼時作時止至產後方自愈其夫疑丹毒發求治脉舉弦按濱至骨則沉濡數朱意其癥必於五月復作應前舊時至則果作皆已脾午心時乃製防風通聖散減甘草加桃仁紅花或服或吐四五劑漸輕發瘡而愈

一婦人積怒嗜酒病癰目上視揚手擲足筋牽喉響流涎定則昏昧腹脹疼冲心頭至胸大汗痛與癰間作晝夜不息此肝有怒邪因血少而氣獨行脾受刑肺胃間久有酒痰為肝氣所侮鬱而為痛酒性喜動出入升降入內則痛出外則癰乘其入內之時用竹瀝薑汁參朮膏等藥甚多癰痛間作無度乘痛時灸大敦行間中腕間以陳皮芍藥甘草川芎湯調膏與竹瀝服之無數又灸大冲然谷巨闕及大指半甲肉且言鬼怪怒罵巫者朱曰邪乘虛而入理或有之與前藥佐以荆瀝除痰又用秦承祖灸鬼法哀告我自去餘證調理而安一少年夏間因羞怒發昏手搐如狂時作時止發則面紫黑翠丸能動左右相過醫與金箔鎮心丸抱龍丸妙香散定

志丸不效。脉微弦。六至輕重有朱。曰此內素有溼熱。因激起厥陰相火。又時令相火不宜服麝香之藥。况肝病先當救脾土。諸藥多燥血壞脾乎。遂以黃連為君。人參為臣。酒浸芍藥和白陳皮為佐。生甘草為使。生薑一片。煎服八貼而安。

一女八歲病癇。遇陰雨及驚則作。羊鳴吐涎。知其胎受驚也。但病深不愈。乃以燒丹丸繼以四物湯入黃連。生甘草隨時令加減。且令淡味以助藥力。半年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久病癇證。多發于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瞀仆地。手足瘓癰。不省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苓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僵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丸。皆不中病。汪診之。脉皆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早辰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所乘矣。經曰。諸脈皆屬於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越人云。泄其肺者緩其中。遂以參。

芪歸朮陳皮神麯茯苓黃芩麥冬荆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  
震按癇證案雖少而法頗備能細閱之已可長進學問臨證指南癇案  
僅四條皆用豁痰清火苦泄肝胆辛通心絡以治實證則可若予生平  
所見多係虛證河車六味丸人參定志丸天王補心丹龜鹿二仙膠服  
者疾發之期遠勢亦漸輕因不敢浪用尅伐藥蓋癇與癲狂虛實不同  
癲狂實者八九癇證虛者八九也又常見患癇之人少年多夭折中年  
得此病者亦無高壽其為虛也可知矣

### 顛狂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瞪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罵言湧出氣力加  
倍二五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無益牛黃冰麝不靈乃求治於戴人戴人以  
車軸理之地中約高式尺許上安中等車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盆之狀  
縛狂病人於其上使之伏卧以軟裯襯之又令一人於下坐機一枚以棒  
攬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涎沫一二斗許繞車輪數匝其病人曰我

不能任。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涼水與之。冰水飲數升。狂不作矣。  
滑伯仁治一僧。病發狂譫語。視人皆為鬼。診其脉。纍纍如薏苡子。且喘且  
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  
踰垣妄置。遂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愈。

滄洲治一人。因恐懼。遂驚氣入心。終日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  
賢自貴。或泣或笑。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部勁于右。蓋溢膻中。灌心胞內。  
驚而風經五藏耳。卽投以涌劑。涌痰涎一頶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  
病瘳。

附滄州又治一人。寓僧舍。病狂。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寸口尤  
浮滑。曰此風痰留心胞證也。以藥。涌吐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及寤  
則病盡去。以安神之劑調之。全愈。

吳茭山治一女子。瘦弱性急。因思過度。得顛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  
閉戶而夕言。諸療罔效。吳診其脉。浮而濶。思慮過傷。神不守舍也。用紫河

車二具漂洗如法煮爛如猪肚切片任意啖之二次即愈後服定志丸  
料日煎補心湯一服調理百日後乃畢婚次年生子身肥壯

附嘉善朱懷音兄患癲狂用消痰清火藥而愈越三年復發消痰清  
火不應用天王補心丹而愈越二年又發進以前二法皆不應用歸脾  
湯而愈越一年又發發時口中呻吟叫號手足牽掣搐掉如線提傀儡  
卧則跳起如魚躍或角弓反張其喊聲聞於屋外而心卻明白但以顫  
掉之故口欲語時已將唇舌嚼壞如此光景半刻即止止則神識昏濛  
語言謬妄又半刻而發如前矣一吳姓名醫用人參鹿茸肉桂熟地龍  
齒青鉛遠茯等藥服之甚相安然匝月不見效乃就正於葉天翁葉笑  
曰渠用貴重之藥必自信為名醫但多費病家之財與病毫無干涉即  
庸醫也吾以輕淡藥二十劑當減半四十劑當全瘳耳因叩其掣掉作  
則心明掣掉止則神昏之故曰操持太過謀慮不決肝陰膽汁兩耗陽  
蹠陰蹠脉空風動非虛寒也用白芍萸肉各一錢五分白石英淮小麥

南棗肉各三錢。炙草五分。病人見其方。殊不信。旁人亦以藥太輕淡。併兩貼為一貼。服十貼。病減半。二十貼。病全瘳矣。

倪維德治一婦。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沈鬱痰與血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後與大劑清其上膈數日如故。

又一婦哭笑不常。人以為鬼所憑。倪診其脉俱沈。胃脘必有所積。有所積必作疼。遂以二陳湯導之。吐痰升許而愈。所謂積痰類祟也。

震按以上數條。不過吐下清三法。惟吳與葉二案為異。又閱本事方云。軍中有一人犯法。褫衣將受刀。得釋。神失如癡。與驚氣丸一粒。服訖而寢。及覺。病已失矣。江東張提轄妻。因避寇失心。已數年。授以方。隨愈。黃山沃巡檢妻。狂厥踰年。久醫不愈。亦授此方。去附子。加鐵粉。不終劑而愈。鐵粉非但化痰鎮守。至於摧抑肝邪。特異。若多恚怒。肝邪太盛。鐵粉能制之。素問言。陽厥狂治。以鐵落金制木之意也。此論亦在吐下清。

三法之外附載於此。

王中陽治一婦，疑其夫有外奸。因病失心，狂惑晝夜，言語相續不絕。舉家圍繞捉拿不定。王投滾痰丸八十九粒，即睡不語。次夜再進一服。前後兩次逐下惡物。患人覺知羞報，遂飲食起坐如常。五七日能針指，終是意不快。王慮其復作陰令一人於其前對傍人曰：可憐某婦人中暑暴死。患者忻然問汝何以知之。說者曰：我適見其夫備後事也。患者有喜色。由是遂痊。王再詢其家人曰：患者月水通否？其姑曰：近來月餘不進飲食，瘦損羸劣，想不月也。王曰：如血稍鮮時，即來取藥。既而報曰：血間鮮紅矣。即令服婚合門中滋血湯止之。再服增損四物湯。半月全安，更不舉發。

震按此所謂心病還將心藥醫也。昔有患貧而病者，醫令人詭以財帛與之，遂愈。皆一時權宜之法。然一旦真情忽露，其病必發。不若以正理開導之，使豁然省悟，乃無反覆。一人患心疾，見物如獅子。伊川先生教以手直前捕之，見其無物，久久自愈。豈非真能破偽？偽難飾真耶？此聖

門正心之學。然使昏憤此法難用。醫者能求其因而解之。卽軒岐傳心之學矣。如龐安時治一富家子。竊出遊倡。鄰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戶。富人子走仆戶上。因大恐。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療。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藥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為人所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踰垣。披頭大叫。診其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免。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汪言。卽厲聲曰。吾治將痊。誰敢奪吾功乎。汪告歸。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熟柰何。急呼水救命。家人守醫戒。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盆。一呷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厨下。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減半。其不死幸耳。復請汪治之。以參芪甘草甘溫之藥為君。麥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為臣。青皮疏肝為佐。竹瀝清

痰為使。芍藥茯苓隨其兼證而加減之。酸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入。服之月餘病遂輕。然或目系漸急。即昏昧不知人。良久復甦。汪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餘熟寢一月而安。

震按此人酒中受折辱。必然肝火鬱勃。狂至持刀上屋。大渴恣飲則痰火實證無疑。大膽者將用戴人之吐下。小心者亦必以黃連石膏羚羊膽星菖蒲竺黃等藥正治之。其人狂必愈。甚狂愈甚。則元氣脫。奄然以死。未死仍狂。死乃狂止。而醫猶未悟也。幸遇石山之能識脉。用參芪月餘始愈。醫可輕言哉。變例以實之一語言非常法也。亦當着眼。

### 鬼疰

羅謙甫治入國信副使許可道。到雄州詣羅診候。羅診之。脉乍大乍小。乍長乍短。此乃氣血不勻邪氣傷正。本官云在路到邯鄲驛中。夜夢一婦人著青衣。不見面目。用手向脇下打了一拳。遂一點痛。往來不止。兼之寒熱。

不能食、乃鬼擊也。羅曰：可服八毒赤丸。本官言嘗讀明醫錄中，見李子豫八毒赤丸為殺鬼杖子，遂與藥三粒，臨卧服。明日下清水二斗，立效。又治□□陳慶玉子，因晝臥于水仙廟中，夢得一餅食之心，懷憂慮心腹痞滿，飲食減少，約一載餘，漸瘦弱，腹脹如盞，屢易醫藥，及巫禱皆不效，不得安臥。羅診之間，其病始末，因思之，此疾既非外感風寒，又非內傷生冷，將何據而治？因思李子豫八毒赤丸，頗覺相當，遂與五七丸服之下，青黃之涎斗餘，漸漸氣調，而以別藥理之，數月良愈。此藥有神驗，合時必齋戒沐浴，淨室澄心修合，方以雄黃礬石硃砂附子炮藜蘆牡丹皮巴豆各一兩，蜈蚣一條，八味為末，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七丸，冷水送下，無時。

韻州南七十里古田有富家婦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癢，爬搔不定，手已而舉體皆然，逮于發厥，凡三日醒及坐，有聲如歎，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少定，又經日始困，臥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不效。劉大用視之，曰吾得其證矣。

先用藥一服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省其用。乃當婦人搖兀時記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症。因入神廟為邪所憑。致精氣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大瀉數行。宿疴脫然。大用云。枕用畢當送還原處。如遲留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

又一人被鬼擊。身有青痕作痛。以金銀花水煎服愈。

震按僧慎柔治癆症。多用金銀花。蓋本於此。然如傳尸癆。實有鬼物憑依者。用之方驗。若精血耗損之虛癆。有何闕涉。至於死人枕治鬼症。傳尸癆。果有奇效。亦必須醫者真能識其證。確係鬼症與傳尸癆。方可。用之。否則賊及枯骨。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也。試問吾儕能如徐嗣伯乎。附齊書曰。徐嗣伯常有嫗患滯冷。積年不瘥。嗣伯診之曰。尸症也。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爛。用長流水煎服。果愈。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羣醫莫能治。問嗣伯。告以此為石蛇。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煮服之。遂取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蛇蟲頭堅如石。

者五升。病瘥後沈僧翼患眼痛。又見多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宴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用死人枕俱瘥。何也。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瘥。石蛇者久蛇也。醫療既癒。蛇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用此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此氣因枕去。故復埋于塚間也。

李士材治文學朱文哉。偏體如蟲蟄。口舌糜爛。朝起必見二鬼執盤食以獻。自謂不祥。將死。李診其寸脉乍大乍小。意其為鬼祟。細察兩關弦滑且大。遂斷為痰飲之疴。投滾痰丸三錢。雖微有所下。而病患如舊。更以小胃丹二錢。與之復下痰積及水十餘碗。偏體之痛減半。至明早鬼亦不見矣。更以人參三錢。白朮二錢。煎湯下小胃丹三錢。大瀉十餘行。約有二十碗。病若失矣。乃以六君子為丸。服四帖而瘥。